

春

秋

歸

義

我何有焉襄十四年衛人出其君晉悼問衛故于  
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  
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  
虺有言曰亡者傷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  
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齊公孫薑爲少姜之有寵  
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  
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三桓魯之寵者也春秋之君習用此術久矣臧許  
之事不足異也此晉伯之所以日衰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

盟不爾欺大國不義神人不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

戎狄天子瑕嘉平戎于王戎可與王平乎劉康公微戎始亦有不平于心者乎惟是天下事當慎之于始以戎爲不可平則當辭晉人旣屈于晉人而許之平則姑守信以俟時乃不度而微倖于一擲其失愈遠故可恨也

天子之師天下莫之敢抗故不言戰而以自敗爲文朔傳說是姜鳳阿從季氏私考謂劉康公爲徐

吾氏所邀不及陳而敗故不言戰而駁胡傳爲非  
夫獨無尊崇天子之心乎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

頃

伐我北鄙

齊於是不甘心於魯矣其釁則三桓開之也強臣苟  
自爲利豈顧國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敗績

新築衛地

○林云衛大夫帥師于是始

魯衛爲好而斷道新與晉盟誠不宜負但魯則強

臣擅命而在晉則未有會伐之使也衛強於齊乃輕犯其鋒何邪以爲爲魯是爲強臣役也以爲爲晉則齊晉新有繒之盟矣爲國者不求正其綱紀而輕以三軍之命徇私好以爲存信義是信義之賊也若孫良夫以齊人之辱懷郤克之忿不量輕弱以國償怨則罪更不可勝誅矣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頃戰于鞍

齊師敗績

林云鞞齊地去齊五百里稱及齊侯戰大夫公然  
犯君矣謂大夫挾私怨以凌國君耳非謂敵國之  
大夫不宜與敵國之君戰也

諸侯侵伐已謂擅命况大夫乎晉魯曹衛之臣各  
以私憾同心積怒于齊魯則四卿並出晉幾空國  
而行曹衛因人佐鬪合四國之力以萃于齊必快  
怨乃已天下無道政在大夫矣鞞朔獻捷天子猶  
能詰之惜不能明正其詞以聲陪臣之罪也不稱  
齊師而稱齊侯蓋以齊侯治四國之臣而惜其不

足以與此

秋七月齊侯

頃

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齊地葭梁云  
去齊五十里

使者齊志及者晉志齊敵晉而弱魯衛曹莫之敢  
抗也一旦以無禮召寇一敗而靡使國佐以賂求  
免不亦耻乎卻克以一笑之忿殺人盈野亦可已  
矣必欲辱及齊侯之母使齊激怒然後不得已許  
之盟復怨不已甚乎此一盟也深誅四國之臣恣  
橫無禮譏齊侯之輕脫以國玩而不知耻也然書

曰如師行人之詞非乞盟也齊雖行賂有輕之心若曰只此足以辦四國之大夫矣非心服也書及而不言王者姓名求盟在晉醜之也

林註云屈完來盟于師齊桓退師而後盟于召陵修禮于楚也齊侯使國佐如師晉卻克進師而後盟于袁婁不禮于齊也以齊桓之所不敢而四國之大夫敢爲之甚矣鞍戰之忿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文公卒于共公國立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日卒穀梁疏云諸侯卒但有

大惡不論正與不正皆時宋鮑弑君得國可不謂  
大惡乎而曰何也穀梁註於此無一言毋亦自知  
其窮乎

庚寅衛侯速卒

穆公卒子定公立

取汝陽田

左傳晉師及圍佐盟于袁  
虜使齊人歸我汝陽之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

左傳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  
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爲質

以請盟楚人許平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魯地○林云楚書  
公子自嬰齊始

楚之師爲救齊也齊之釁則郤克與季孫行父爲

之郤克避楚而遣歸行父遂以其君會夷狄之大夫而不以爲辱何也行父欲專魯權苟得結楚之歡足矣惡知嬰齊之爲楚臣吾君之爲甸侯乎據跡以論晉楚齊魯曹衛之事雖若無禮在齊而誅心則強臣爲政爲國不治強臣而言安攘未有能濟者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此會有蔡侯許男以乘楚車不書從楚者共十三國

合十有三國之君臣以聽命于強楚之大夫中國

于是乎損矣故削而稱人非匱盟之謂也嗚呼楚  
方縱兵召會晉顧飲至策勲誰主晉政而甘心自  
蒙非御克乎彼御克者惟知釋怨爲快豈念國家  
之榮辱哉行父借御克以爲利御克借行父以濟  
私權臣交結而鞏戰成鞏戰成而蜀之會盟亦成  
所謂下義其罪上賞其奸莫甚此矣悲夫後世人  
臣之論功者強半皆此類也然不諱公何也天下  
之大夫畢會而夷狄之大夫毛盪此桓文之力所  
不能得而入春秋之世所未有之變也故不諱公

若將以公臨其上而主此盟者所以制各國之大夫姑以存諸侯之體也

斷道之役晉侯自爲政從之者不過四弱國而且以開齊釁蜀之役楚公子嬰齊爲政從之者十有三國而齊人與焉伯國之君曾不如一強楚之大夫可憐哉推原其始皆卻克一人爲之也人君亦何愛于強臣而曲徇之

項氏曰蜀之盟棐林之師皆事之難言者也棐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

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微者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

景

宋公

共

衛侯

定

曹伯

宣

伐鄭

襄

○左傳鄭公于偃師師禦之使東

師覆諸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鄭敗諸邱與皇戌如楚獻捷

左傳云討邲之役也邲之役非鄭罪也楚子入鄭之郛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晉人救鄭之師以復將憤事掬指而歸如此而欲鄭勿從楚乎不能使楚勿爭鄭而但欲鄭勿從楚不可幾之事也若釋鄭以兵車從事于楚郊則諸侯方畏楚亦不可幾之

事也晉之失不在爭鄭而在御諸侯失其道人離而不附區區爭鄭亦已踈矣軍敗于邱輿以爲楚捷尙復有霸圖乎、

辛亥葬衛穆公

六月葬

衛侯方從伐鄭二月魯公始歸衛侯此時亦應未返則葬穆公者何人也送死人子之大事是衛之從伐固亦有不得已焉晉不體小國之情而奪人親親之義非所以爲教也柰何欲人之親附而伯諸侯乎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胡傳引劉絢言以前稱桓宮此不舉諡知爲神主未遷似矣公羊曰宣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于情更爲迫切則劉說非也三日哭爲得禮矣變不虛生或者天示絕宣之意乎姜引西亭辯疑謂爲成之別宮如晉虎祁楚章華之類如此則何哭之有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  
葬

宋與衛不得以時葬其先君皆晉人爲之也稽時考事其義自明若宋文始厚葬左傳之言也春秋葬事直書其失自見厚葬正未暇譏也

夏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是時諸侯但知有伯國而不知有天子但知汶陽之私德而不知朝覲之公義魯爲王室懿親天子寵禮則含會葬錫命無一不具而魯人不應求車求金猶有屬望而魯人不悟於是恩禮衰矣成繼篡嗣位正宜請命天子以正始而制強臣乃漫不

在意卽位三年絕無天威咫尺之義徒奔走於晉  
可嘆也已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林云鄭始書大夫

皆然爾此已書  
歸生歸師矣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汝陽邑左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汝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胡傳云復故地而民不服至于命上將用大眾環  
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時初稅田作邱甲稅穀日  
重所以棘雖復歸故國而不願爲之氓歟此足以

警有國之君以殘刻失人心者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

左傳討赤狄之餘焉

晉人滅狄諸家苦譏之夫狄人橫行中國無國不受其害晉人乘時剪除之使中國安枕亦一快事所可恨者治狄不以其道鄆舒既殺其君之夫人又傷其君之目此人鬼所共憤晉不爲之紓其恨反執其君土其地鄆舒竟逃死若非衛人歸之晉且不問今又窮其種類而不以其罪所爲之不平

更有甚于狄者故可罪耳罪不在伐狄也諸葛武侯將北伐魏先定南蠻苟晉能以道行之安見伐狄之非義舉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

景

使荀庚來聘

衛侯

定

使孫良夫來聘

左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以魯公之方如晉而歸也豈敢貳晉者何盟之尋小人之心禮輕而疑重雖曲意事之時有不相信之心一不要結則嫌釁生歷觀人情未有

不然者不獨一晉也若衛則又以小國自疑若盟  
晉而不盟已遂以爲有厚薄之分故亦欲強同之  
耳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林云聘而遂盟之于是始

聘禮也聘而盟聘爲不足固矣以講信修睦之禮  
爲歃血誓神之事自以爲要結之厚而不知先王  
遣聘交鄰之意索然無復存矣兩書及盟而諱言  
公以見下盟大夫之失深病之也

鄭伐許

胡傳林氏雙皆以爲狄鄭似矣然許亦楚屬非能  
向中國春秋卽惡鄭鄭之事有大于伐許者乃爲  
許狄之邪柱以爲告詞畧是亦一說吾以爲舉國  
而事此乃甚鄭之辭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謂宋共公初卽位。林云宋始聘魯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襄公卒葬公費立

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襄公

公薨月

秋 晉 三 自 晉

是年 晉 侯 見 公 不 敬 姜 謂 禮 愈 繁 而 身 愈 卑 是 也 有 子 曰 恭 近 于 禮 遠 耻 辱 也 成 公 欲 求 成 于 楚 而 叛 晉 季 文 子 止 之 楚 誠 不 可 與 爲 好 然 立 國 之 道 豈 無 所 以 自 強 者 豈 以 不 得 援 于 楚 而 可 遂 已 邪 千 乘 之 君 朝 人 而 不 得 禮 怨 人 而 不 敢 背 曾 不 能 如 鄭 之 嘔 強 能 爲 有 無 也

冬 城 鄆

春秋 經 義

卷 八 城 公

十一

鄭伯

傳 錢許

左傳鄭伯伐許晉栾書啟許伐鄭楚子及敗鄭鄭伯與許男訟焉

去年經書鄭伐許既以爲狄之今年經書鄭伯伐許胡傳又爲之說曰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夫忘親從戎狄孰大于是春秋不狄鄭于忘親從戎之時而狄鄭于無喪伐許之日人亦孰知稱爵之誅重于稱國乎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僖公次女

內女每見出魯禮義之國其女見輕於人如此何

以自立魯恬不爲意可怪也

仲孫蔑如宋

左傳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齊地左傳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僂諸穀

高氏曰荀首逆女而僑如往會之此之謂非禮之

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此語是也然亦有所未

盡文十一年叔仲彭生會郤缺于承筐是謂諸侯

諉政于大夫宣十五年仲孫蔑會高固于無婁是

謂大夫僭諸侯之禮謂之非禮可也荀首奉君命

以逆女僑如僂之禮之常也然則春秋取之乎非

也。僇禮也。于穀非禮也。禮未嘗不通人情而大夫終不可越境而會人。春秋所譏于大夫皆有事于境外者也。今不論所僇之地所會之事但以會爲譏。故曰未盡也。

### 梁山崩

公羊爲天下記異是也。非有旋轉之實事。雖恐懼修省亦徒矣。

###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崩于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

鄭伯悼曹伯宣邾子宣杞伯桓同盟于蟲牢鄭地左

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餘不勝故鄭伯歸請成于晉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是會也以鄭服也鄭非能懷晉也不得志於楚聊借晉爲援耳此正當責其從前從夷之罪果悔恨求盟然後許其自新而收之乃一聞其請服之詞遽率諸侯赴之雖天王之喪不顧焉而不自知其醜也且晉前此無鄭矣不害其爲伯也今茲之所致幾何晉人惟知人從我之爲利而不知示人以

吾之不可輕也易與如此何以制諸侯乎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定王崩諸侯盟公至自會竟不知君父爲何人比  
事而觀亦足以見春秋誅無王之大義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云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穀梁註云禮記  
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宮之廟武世室  
也言世室則不毀也義與此違六世室者共祖之  
廟有大功德故不毀周公魯公是也其餘親盡則

毀禮之殺也則世室安得有文武宣十二年潘黨  
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  
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楚莊親破大敵而謙抑若  
此季文子借晉之力以救其死而侈言武功立楚  
莊之所不敢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立武宮傳皆以爲武公之官按季文子以鞏之戰  
立武宮亦是楚莊之意但欲告功則先君皆當告  
何獨武公而且爲之立宮於義殊未安竊謂武宮  
卽武軍之類特築之爲官以侈武事非武公之官

也故傳曰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謂武立武由己  
非由人也是明譏其不成武耳未嘗以爲武公也

取鄆

附庸  
國

取汝陽田立武宮取鄆魯之武止此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盟于蟲牢諸侯復謀會宋人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三

月侵宋以  
其辭會也

以述論之則鄭人請服不可不受宋人辭會不可  
不伐以實論之則忽天王而急蝨牢旣以示受鄭  
之輕宋已與盟辭會非有大罪而亟伐之又免

于絕宋之重且諸侯之服不服不繫于會不會苟  
可以一會畢伯主之求則宋明年又同盟矣吾未  
見馬陵之固于蠹牢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子叔聲伯叔胙子  
是受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特公辛弟  
成公輪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晉  
命也

內不能拒晉命外不能存宋好千乘之國受命爲  
人役二卿並將動大眾以侵與國將何以自立乎

申舟之殺宋雖不堪楚侮亦恃伯主足以庇我自  
解揚誑宋遂棄宋於楚宋人傷心矣蟲牢之會宋  
托詞辭會蓋心實厭之雖魯衛交侵其如宋不心  
服何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林云楚始書大夫將

楚何以書大夫帥師所以深誅鄭而夷中國于楚  
也鄭爲中國諸侯而甘心事楚爲中國患是亦狄  
而已矣今以不得志于許而叛定非能知楚之不  
可向而卽中國也故書楚大夫將而伐之蓋治之

以夷狄之黨與以見其不可得爲中國之諸侯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賀遷也  
晉遷于新田

晉樂書帥師救鄭

左傳楚子重伐鄭晉樂書救鄭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

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襲武子將許  
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成師以出敗楚  
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

經狄楚鄭而薄諸侯矣此書救善之乎曰非也楚  
豈樂書一旅之師所能卻而鄭亦豈樂書一旅之  
師所能存者聖人所規者遠目前之小勝負不足  
論也况救而無功楚鄭未震雖云全師善矣猶未

也晉楚爭鄭方新當思所以持其後胡傳乃比之  
舞干格苗因壘降崇何不倫之甚也又謂鄭改過  
遷善出幽遷喬未幾而楚以重賂求鄭而爲鄧之  
會出幽遷喬安在

七年春王正月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杜云稱牛

吳伐鄭

林云吳始入  
中見經

胡傳以吳爲周之伯父爲其潛八子之號故狄之  
按史記此時爲吳壽夢之二年壽夢實始稱王左

傳亦云申公巫臣教吳射御乘車戰陳叛楚事在  
元年之後又云馬陵之會吳入州來是以始大壽  
夢因強大而後叛楚稱王又州來之役在伐鄭之  
後則稱王未必卽在伐鄭之時謂以僭王而狄之  
者似亦無據一舉號足以示僭王之誅是楚徐吳  
之君無時可稱人無言僭矣非經之本意也季文  
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  
也夫是春秋之意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不郊直遂之詞猶者可已不已之詞郊天子之事也魯用之僭矣然經于麇鼠食郊牛角再書之若將以懲不敬者不郊猶三望又若致憾于廢禮者初不以爲不宜郊而有譏詞何也論禮則郊爲僭修典則郊爲重魯之不郊非以其僭而廢之也舉重典而蔑之不敬于是爲大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郊祭不稅冕而行則禘郊之祭夫子何嘗不効駿奔春秋就事論事而已胡傳爲

借故書非也

狄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莒子朱

邾子定杞伯柝救鄭左傳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鄭公鍾儀獻諸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地衛

楚以一大夫帥師伐鄭至勤九國之君所以見中國之無人倉皇勞攘而不能有損于楚適足爲蠻夷笑禦侮自有道馬陵之盟春秋所不與也胡傳亟與諸侯攘夷狄安中國且善鄭背夷卽華謂楚

大夫書名氏書帥師書伐不待貶絕而罪自見皆非也馬陵衛地以救鄭爲名而盟在衛地尚可以爲善乎

公至自會

至自會不成其爲救鄭也

吳入州來

楚邑左傳楚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遣二子書曰爾以譖慝貪

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疲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與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足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

蠻夷相侵伐不書書吳入州來所以志吳之始強  
將爲中國患且以愧中國之諸侯也楚爲中國患  
莫之能制也九國之諸侯敢以一矢加遺吳一偏  
邦遠夷乃能入而披其要地中國之君臣不亦厚  
顏乎至于子重子反輕族巫臣遂啟吳釁一歲七  
奔命自貽伊戚此又有國之深戒也

巫臣於楚有深怨視卻克之怨齊何殊霄壤然巫  
臣爲晉通吳借吳報楚有害于楚有利于晉不以  
私怨干國之紀而怨亦無不償若巫臣者公與私

兩得可謂能士彼郤克者徒借君之力以決己之  
私雖犯齊人之怒挑楚人之釁不顧也是故質母  
則晉無人理盟蜀則晉無伯氣方之巫臣不亦遠  
乎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以一介之使論魯使以汶陽之田歸齊魯人奉  
行如恐不及子產能拒韓起之求玉魯人不能拒

韓穿之奪田魯實無人晉乎何尤或曰不從韓穿之言齊晉之兵必俱至汶陽之田能終有乎昔人有言爭之而不得他日取之直不爭而棄他日取之曲假令齊晉交至可以大義詰之使媿屈而返必欲盡其強力亦明告之四鄰卽棄田非得已恐諸侯不直晉而齊亦不能安受其所非有也季文子以鞏之戰立武宮今歸田於齊武功安在邪

晉樂書帥師侵蔡

數戰則民疲而不威治夷有道侵蔡何當焉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逆也聲伯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聘共姬也杜云穆姜之女成公嬖嬖爲宋共公夫人

夏宋公

其

使公孫壽來納幣

公羊傳昏禮不稱主人杜云宋公無主昏者自

命之故稱使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

左傳五年趙盾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詿齊趙莊姬爲趙嬰

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來卻爲徵六月晉討趙盾趙盾武從姬氏畜于公宮韓厥

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林云賜命止此

安有天子不責諸侯之朝聘而反先加賜命者乎

安有天子在上諸侯嗣位不朝不聘而偃然坐受  
賜命者乎書曰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正謂賜命  
乃天子之事天子不宜使來賜命也天子之事亦  
非王之所得私然而使來賜命者是王自失其爲  
天子也錫者國典也賜者特恩也錫諸侯命乃常  
典何爲以特恩言之甚魯與王也魯不請而王命  
儼然來臨若得其所非有故以特恩言之也此與  
錫桓錫文事同而文異者爰桓之錫命者魯之臣  
子也尊吾先君故以常典書之所以存臣子之敬

也此受命者則魯成親之也爲臣而汰焉以是爲不恭故以特恩書之所以譏臣子之不恪也文亦身受之與此不同者文未免喪未及入見之期襄王懷僖公之功特降于其子而錫之命在文受之爲有辭在王施之爲存厚蓋以特恩舉常典非諸侯之不請命者比故猶以常典書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出女也而書杞則叔姬猶得爲杞婦而出不以罪可知文十二年子叔姬卒稱子親之也無罪而終

于杞故親之也二叔姬皆杞事也何魯女之見辱于杞者甚也經一書子叔姬一書杞叔姬皆哀其無罪而錄之也

晉侯

景

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左傳以其事吳故

吳伐邾晉不能救邾事吳而晉伐之何以服小國之心魯與邾義不能存與國而制命于晉蓋不足言齊侯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弔死問疾以不忘鞍之職可謂有志之君矣乃纔得汶陽之田遽聽晉

人願指郤克贊母之辱韓起舉爵之誚皆冰釋而  
不復念何小器之易盈也

衛人來媵

媵魯將嫁伯姬于  
宋故衛來媵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生則出之死則逆之于義何居人道之失無甚于  
此故春秋譏之

父子夫婦人道之大杞無夫婦魯無父子國之所  
存者幸耳春秋治人道不爲叔姬一婦人也

公會晉侯

景齊侯

頂末公

共衛侯

定鄭伯

成曹伯

宣

莒子

朱

杞伯

桓

同盟于蒲

衛地

○左傳爲歸故陽之田故諸侯東于晉晉人懼

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蒲之盟以汶陽田歸齊之故也諸侯有忿心矣而魯人安受之何也若晉者德禮不足而徒乞靈于鬼神亦何盟之可固傳例凡言同盟皆以爲有同欲也如此盟者豈諸侯之所同欲乎又云桓盟不日凡日盟皆不信如此盟不日可以爲信乎傳例之不可通若此

公至自會

諸侯之爲魯不平者消矣而齊之受田者固矣公之會舍已爲人而已傳曰得意致會如此會者可稱得意乎

二月伯姬歸于宋

穆姜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常禮也不書獨書伯姬者公穀皆以爲賢伯姬故錄之穀梁又以致女爲譏皆非也徐邈謂宋公不親迎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此本穀梁之言最爲近之蓋伯姬

責禮甚周以禮不備不肯苟從故使卿致父母之意以曲成其禮與尋常致女之意不同春秋以伯姬責禮之正故特書之以爲能執禮者之勸所謂事與時起也

晉人來媵

婚聘諸侯之常致女媵女婚禮之常春秋不厭其煩而細書之不但闔門萬化之原所以謹人道之始而一時肅穆藹然可想見也昏義曰敬慎重鄭而後親之義與此同于此猶有先王之遺教諸侯

率是道也其何亂之有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

成

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楚人以重賄求鄭鄭伯會楚公

子成于鄭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錫穀

鄭雖貳于楚宜討然不爲天子討而以貳已執春

秋不與也且以當日之事勢言之小國之事大國

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鄭有是

言矣則小國之情亦有不得已焉者晉能制楚之

死命討鄭可也不能制楚之死命惟鄭是求則晉

亦有闕非獨鄭之罪也且晉苟欲討鄭則辭鄭伯于境上明暴其罪以師問之可矣乃因其來朝而執之不武已甚又伐其國殺其行人既不許其成又不能滅其國德與威兩無當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莒雖小亦中國會盟之諸侯也楚人伐而潰之晉曾不能恤敢誅鄭乎

楚人入鄆

左傳楚子重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莒  
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無備故也君子曰恃  
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預不虞善之大者也莒  
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  
備也夫繇此言之則入人之國者罪也而爲人所  
入者庸獨非罪乎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何嘗  
以修守爲非

程氏曰此嬰齊也向也于會蜀稱嬰齊於盟稱人  
今也於伐莒稱嬰齊於入鄆稱人一人之身俄而

進退焉春秋於楚無所不盡其辭也非也稱名者  
卽楚人用事之名稱人者卽所名之人淫兵深入  
皆著其強暴非有所進之而退又不足言也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國之疆弱夷狄  
何嘗不知晉不能如諸侯何其如秦何

鄭人圍許

左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  
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

而紆晉使  
晉必歸君

晉人以鄭伯挾鄭鄭人以改立君解晉鄭有狡謀

晉失初算使小國出謀至此可哀也然強有力爲  
不義有時而折亦知之乎

城申城

杜云魯邑也在東海原邱縣西南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以時設險其亦可矣胡傳必以爲譏至不能通于  
楚之人鄆則謂苟有政令使民効死不潰寇豈能  
入孟子曰與民守之効死而民不去有是言矣然  
不曰築斯城鑿斯池乎穀梁曰城中城者非外民  
也薛氏曰郛之內而宮之外也興杜註異卽若然  
直是不宜城中城耳非謂凡城皆不宜城也亦不

當云不倚城郭溝池爲固如胡傳所譏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晉命也

軍旅大事不擇賢否付之介弟以曲徇大國之令亦不愛其國矣胡傳推之立剽以爲有寵愛之私不亦遠乎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卜筮之事三代重之卜之不從不敢違也春秋書之亦若是其嚴也不敢違卜以至于五亦不可不謂之虔也然以理斷之魯直不當卜耳罪不在于

五也何也郊歲事常典也禮不卜常視而卜其牲  
曰魯不能及時修祭既違時失禮五卜不從而遂  
不郊可謂孝乎諸家言人事者譏其瀆未盡五卜  
之情言天道者又謂皇天饗道不能以僭而徼吉  
魯郊數百年其不郊亦有數前此後此不必皆不  
卜不必皆不從也何獨不饗于此乎

五月公會晉侯

蒲州

齊侯

靈

宋公

共

衛侯

定

曹伯

宣

伐

鄭

左傳夏四月鄭人立髡頑栾武子曰鄭人立君我  
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

自疾五月立晉太子州蒲以爲  
君而會諸侯伐鄭辛巳鄭伯歸

晉楚之事誅之以僭號則楚者王室之叛臣治之  
以周爵則楚者諸侯之與國中  
國能治楚則正其  
僭逆絕不與通諸侯有二心者以王命臨之率與  
國問之可也不能治楚則通其聘問謹其約束不  
至兵連禍結爲小國病乃不能治楚而徒責諸侯  
之從楚則何以服諸侯之心至于執其君而屢伐  
其國鄭人自若伐其國而強歸其君鄭人亦自若  
勤諸侯而不能損鄭則伯主之威亦殫矣且晉方  
歸鍾儀求好遣羅茷報聘何以責鄭執鄭伯一事

晉之大罪惜天子諸侯無能問之者

齊人來媵

異姓媵人既爲禮所禁况此媵者非姑姪則姊妹也以其親貴之女行非禮之媵苟以結鄰國之歡遂與子女無愛焉不亦羞乎

丙午晉侯孺卒

景公卒太子州滿五月已立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于薶未返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

侯莫在魯人葬之故不書諱之也

晉侯既卒吊有常禮必違禮親吊是以天子事晉

已既爲違禮之吊晉亦可以違禮止之使送葬夫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魯成之謂矣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以去年七月如晉今年三月始歸千乘之君九  
月于人之國何爲也哉雖欲諱止諱送葬亦惡能  
諱之故晉景公以冬月葬不書是春秋削之也削  
之者惡其用諸侯送葬故細其狂僭存天子也三  
月公至自晉是春秋筆之也筆之者見公屈辱于

晉人襲侯服之體數字之中而晉魯之罪無不備  
聖經字字有筆削是非皆寓于言外而此又其最  
顯者也

晉侯厲使卻鞏來聘己丑及卻鞏盟

左傳晉以公爲  
謀于楚故止公

公請受盟而后使歸  
卻鞏來聘且蒞盟

親吊親送葬會不能得晉人借之以爲重且加以  
二楚之名以自飾其止諸侯送葬之罪魯侯歸又  
使其大夫來要盟以交前過晉之視魯隨意敷衍  
全無與國之義嗟乎以鄭之弱小敢於抗晉而晉

終不能有加焉魯能立義自強晉亦何敢以非禮相犯經書之所以深著晉人之強橫無禮魯君臣之不自振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卻犇之聘也

卻犇來盟行父如晉皆魯之大耻也有志之士觀晉魯之事當感發奮厲以動其臥薪嘗胆之思苟不欲以吾君綯辱於人則富貴死生皆在所輕况復肯以國事行私欺蔽微倖乎康侯於此無一言益以是為尋常之事耶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左傳是年晉郤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僅得之世衰至此極矣經削而不書不但爲傷臣子之心全天王之體亦以爲天下有大體當治晉侯郤至不足誅也是故王能正其紀綱飾其名義則侯伯皆吾股肱自委其轡則強侯之陪臣作敵矣有天下者奈何不曰執其權至于強侯之前與陪臣爭此區區之士哉噫晉不臣至此

而諸侯猶服從不敢後是舉天下而皆楚也而春秋不書吾故謂讀春秋者欲知聖人之所書又欲知聖人之所不書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

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諸侯強橫王室衰微世臣之家當共戮力同心以翼弱主王尊而身尊矣顧且奪權爭政以自爲利夫以積弱之勢諸侯不享卽柄周政亦何榮之有同休共戚之臣不規大計以蠻觸之戰益危王室

親臣且如此又安望方寓之諸侯乎書曰周公出奔晉蓋深絕之也

入春秋以來鄭虢以爲王卿士王奪鄭伯政鄭伯怨王則諸侯猶以柄王以爲榮也此先王制服諸侯深意蓋使諸侯內參朝政外奉齊盟所以陰消其專據跋扈不臣之志若使此法不廢徵大國諸侯入輔必不敢拒命以天子之靈加以大國之力諸侯必不敢貳王室之尊與諸侯終始可也此法不知廢自何年王庭絕諸侯之迹大國不共小國

劾之天子微弱至使陪臣敢與王抗而竟無如之  
何可嘆也其初豈非一二世臣大家妬外諸侯分  
內權故推而遠之以自爲利者乎不知外重內輕  
尾大不掉是誰之過歟

夏公會晉侯

厲衛侯

定于瑣澤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土

爨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會于瑣澤成故也杜云晉既與楚合諸侯以申成好

是會也爲晉楚之成也晉楚成矣而執鄭伯止魯  
侯以責其貳此何說也晉之不臣於是爲極

自盟齊以來楚人會盟無不書此合晉楚之成於宋西門之外乃削而不書何也前此盟是楚入中國中國失策夷狄強橫雖欲微之而不可得也宋西門之役是中國可以不爲者也中國之力足以制楚而不肯用苟且偷安無故與夷狄求好則羞中國矣故削而不書聊以存體焉耳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經於狄皆書敗蓋不以夷狄敵中國之義非盡詐戰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

厲

使卻錡來乞師

杜云將伐秦也

此晉徵魯師其言乞者使命之詞耳諸侯之師晉無所不用魯無敢不從書之以見晉之強魯之弱征伐之權惟晉是擅胡傳謂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是已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

厲

齊侯

靈

宋公

共

衛侯

文

邶伯

宣

曹伯

宣

邾人

定

滕人

文

伐秦

春秋歸義

卷八

成公

三五

如京師非朝也自京師雖會諸侯伐秦非奉王命也言如不言朝爲伐秦不爲朝也穀梁謂言受命不敢叛周吾誰欺春秋尊天子以實不以名諸侯無王春秋按其實而正之今乃以不叛周虛存尊王之體不幾爲諸侯竊笑乎劉康公成肅公從諸侯伐秦削而不書諱爲諸侯役也

伐秦一事有筆有削筆之者裁定於文詞曰如曰遂曰會曰伐以著諸侯倨侮專擅之罪削之者謂沒劉康公成肅公之會伐可已而不已亦非有晦

於事實春秋以是非爲筆削筆削定而是非明是非明而君臣之義著君臣之義著而無王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

曹伯廬卒于剛

宣公卒成公負芻篡立

諸侯奉王命以死勤事可也晉以私忿伐秦而牽率諸侯使之暴屍於外又不爲之討弑君之賊不傷曹人之心乎

伐秦不如伐曹之易討不盟不如討弑君之正彼則越王都而必爲之此則憚勞而不爲狂暴之君

怒則噬喜則好原無是非之心故功不立而誨逆  
長亂終以自及無惑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栗邱公卒犁比公密州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侯

既歸晉侯使邾犢子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親之嗣也大國又以爲

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孫林父以七年奔晉

孟子有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然後云者

蓋以三年爲久也孫林父以七年冬奔晉于茲八年則位已久絕於衛矣卽君宥而召之當言復歸不當言歸然經不言復歸者是林父未得復也不得復而歸之則臣之蔑君君之不受不已見乎故有宜歸而歸之以爲重者蔡季魯季子陳侯之弟黃是也有不宜歸而歸之以爲惡者鄭突曹赤楚比趙鞅衛公孟彊孫林父是也吾以經之權衡知之也蔡季公子友陳黃皆天顯之親經或稱字或稱子或稱弟故知其予之也突赤去族趙鞅書叛

于前楚比公孟彊孫林父皆去國于八年之後而歸不言復故知其罪之也陳黃雖不比於蔡季魯季子然以介弟而困於諛人其情爲可哀故出與秦鍼同而秦鍼不得與陳黃並書歸是以知經之幸其歸也或曰大夫必以復歸然後爲宜歸衛元咺不書復歸乎蔡季魯季子陳黃何以不書復歸曰是又不然復歸者位已絕而君復之也蔡季魯季子陳黃弟也不忍言絕故不言復君咺則衛侯方執于晉而自晉復歸是誰復之乎故不俟復而

自歸與無可歸而自復者厥罪惟均惟宋華元自  
晉歸宋考之傳文最稱無罪然經之書歸與諸臣  
無異而不言復者其去來自如不以君命復位者  
也或曰去三年不反是言臣子可以自反也於元  
乎何尤然不觀楚之箴尹克黃乎奉使而歸以罪  
自拘然後君使復其所元去不賴寵是矣去國之  
臣位非我有乃歸而專戮祇取決於魚石之口未  
聞待命可不謂專乎故歸一也復歸一也而有是  
有非稽之經文自得之不俟傳而義自見者若執

歸論歸執復論復此例之所以不可通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諸侯擅侵伐非正也然鄭之於許也不畏晉楚必得其平而後止此鄭之所以能爲國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云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盡之矣稱姜氏所以正氏族與君敵體且以臨僑如嚴翼之詞也胡傳從穀梁謂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

也然則夫人當自至乎胡傳又謂迎之於其國此  
事之不可通行者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館中  
則凡女未入竟之先將何以至邪若然則劉夏迎  
王后何不責其以而反責其遣使之輕邪杜註謂  
成公逆夫人最得禮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定公卒子  
獻公衍立

秦伯卒

桓公卒子  
景公立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穀梁曰此公孫也其言仲何也子孫父疏之也疏之云者蓋指東門氏得罪之後而言之也是故在宣之世則稱公孫在成之世則稱仲氏亦時勢使然也不止此也是時魯有兩嬰齊一爲叔胖子一即仲嬰齊皆公孫也皆見於經如俱稱公孫則此卒者知爲何嬰齊邪且以公族言則皆公孫以親疏言則仲遂者莊公之子叔肸者文公之子世次亦既有辨則仲嬰齊從君賜稱氏而叔嬰齊稱公孫亦情理所安又不得執歸父之公孫爲詞也如

謂止稱仲不稱仲孫是聖人不與其子爲父孫不知仲遂賜氏爲仲不賜氏爲仲孫聖人安能加一字使爲仲孫亦豈能減一字使爲仲邪又如父字不可爲氏亦所未喻氏賜於君而子不得用是棄君命也季友生而賜氏季卽友之字其子宜何稱焉狐突之子實爲狐毛狐偃伯賁之子實爲賁皇此皆傳之有明據者故嬰齊一事魯人立後重在仲遂不重在歸父春秋紀事重在大夫不重在立後也

癸丑公會晉侯

厲衛侯

鄭伯

成

曹伯

成

宋世子成

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左傳討曹戚公也

此盟同也而曹伯與焉不旋踵而執之矣可稱同乎晉厲苟能以義正諸侯則此盟安得有曹伯此盟既有曹伯則同盟又安足貴邪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傳以爲伯討似也而未盡也負芻之罪不可不討執之是矣但不當容之於會又與之盟耳率諸侯以臨罪人當聲其罪而討之奈何使之得與諸

侯之會盟不知當列會歃血之時且以負芻爲何人也且又不爲之置君異日者反借曹人以口實而負芻歸國矣弑君得君亂賊亦何所懲乎若周者以諸侯之公執卽當顯行其戮別錫命一人以爲君則大權可收名義可正奈何充耳如不聞晉執則執晉歸則歸春秋且如王何哉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其公卒子平公成立

楚子共伐鄭

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鄭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

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

郤至之使車方返而江漢之兵車已濟晉人屈中國而與之通而不知豺狼之不可親也故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而葬

諸侯卒葬無定例宋公月卒日葬亦事之常穀梁則曰月卒日葬不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其姬不可不葬其公也夫人之我不可踰君也劉氏曰莊二十九年葬紀叔姬而不葬紀侯何哉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司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

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攻蕩澤氏殺子山魚石出奔楚

蕩澤作亂華元爲右師不能討澤以去明官守必得討而後入華元歸而宋有國討可謂能其職矣討亂臣而安大族不亦可乎必併魚石逐之何也

蕩澤之討魚石許之也魚石不敢愛其族以返華  
元華元不念魚石而橫生國禍華元非能爲國靖  
亂是因亂而除其偏事雖公而心則私也或曰華  
元出奔之日敢萌心去桓族乎是不然出奔激於  
義也討山正其法也元之心止于此矣因魚石出  
奔待罪元遂乘機背魚石魚石以君子之道待華  
元而華元以小人之心背魚石以子皮待子產之  
道觀之則華元之視子產何如也

宋公甫卒而華元出奔矣華元甫歸而子山殺矣

子山既殺而魚石又出奔矣國有長君社稷之福  
宋之諸臣侮弱其新君而互相傾危非以長自安  
之道也故宋世有亂臣而華氏卒絕迹于宋則又  
安在今日之得志也故有國者不可一日無以禮  
御臣之思而有家者不可一日無靖共和衷之美  
以春秋山去族之事觀之則有罪無罪亦未嘗無  
分別必以書名即爲有罪殊非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楚邑左傳始  
通吳也林云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始

此吳通中國之始也止于會而不修王覲之職吳從是不知有王矣吳之無王晉誨之也王之不共晉于何有此事之至悖而猶夏之最大者故殊吳于會以著中國誨四夷無王之罪且以見中國之易與而遠畧之示輕也七國大夫會吳則吳重矣或乃爲結吳制楚之說非經意也

許遷于葉

左傳許靈公畏偏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宋

許偏于鄭而遷于楚既入楚而欲復爲中國諸侯

安可得也書曰許遷于葉蓋深傷之王命不行諸  
侯失恃以分封之許而附庸于楚是誰之咎且許  
以不事鄭受伐十四年既平鄭以叔申之封亦可  
已矣然而許又遷者是鄭志之不釋也晉爲伯主  
不能治鄭又不能存許雖欲誘過惡可得也

許立國無他道徒以遷徙依人爲計一遷再遷卒  
滅於鄭苟且圖存亦何益乎故君子疆爲善而已  
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

春秋歸義

卷八 成公

四

子月宜雪而乃雨雨水宜潤而木冰皆爲失常知其爲異而天人之際勿敢忽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文公卒成公原立

此滕文公也而孟子時又有滕文公何邪祖孫同謚蔡侯申祖孫同名皆所未喻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楚子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宋成子鄭鄭叛晉子罕伐

宋

晉楚旣成諸侯相安無事其亦可矣鄭何爲而又開楚釁卽楚人求成可以義止也汝陰之田其獲

幾何而使晉楚暴骨中原騷動卽鄭亦敝于兵歷  
十四年而後定向非晉悼有以制楚夷狄之禍又  
有不可知矣合晉楚之成者宋也而首受叛盟之  
兵者亦宋也此與陳受楚伐同足爲小人親夷狄  
之戒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厲使欒黶來乞師

以范文子之言論之則晉厲非有功之時以中國  
之大勢論之則此師自不可已遣卿乞師同仇之

憤深矣君子不以人廢義晉厲此舉未可少也

甲午晦晉侯厲

厲

及楚子

共

鄭伯

辰

戰于鄆陵楚子鄭

師敗績

鄆陵鄭地○杜云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

杜云楚師未大崩楚子敗績

晉楚既爲成始乃楚人豺狼之性以汝陰啓魯鄭

以中國諸侯甘心爲禍首中國斷無不治之理鄆

陵之戰三國之君親冒矢石爭勝負卒之矢集于

楚子誅加于楚臣中國之氣少紓楚夷之氣少挫

晉厲之功爲不細矣書楚子敗績所以大晉厲之

功也若晉厲不能持功弭釁乃一國之私非天下

之通義也胡傳乃引范文子釋楚爲外懼之言以爲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不知彼范文子者未嘗謂鄢陵不宜戰但不欲晉厲戰鄢陵爾其爲君謀則忠其爲天下謀則遠矣有如旣勝之後晉厲能用范文子之言弭內難而靖國家則鄢陵之勝亦以爲不可邪是役也晉旣遣卿乞師而魯不會戰不但得罪于晉亦得罪于天下矣故論晉事者當在鄢陵旣勝之後論魯事者當在壤隤未出之前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反子

子反之死蓋自殺非楚子誅之楚子蓋止其死而不得也子反復子重之言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楚子論止使勿死則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楚子又止之不及而卒當是之時楚師實未大敗止以楚子傷目宥遁不敢辭死夷狄之臣何其勇于受義而嚴于愛法楚子實不殺子反春秋諸楚殺之者子反以其身伸君之法所謂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

社稷之臣固不忍愛一死而隳其國紀君之仁臣  
之義兩俱無負故春秋歸刑于楚所以成子反之  
義以愧中國大臣尊爵載寵妬賢嫉功如子重諉  
罪偷視息頑鈍無耻而不如子反者不以夷狄之  
君臣而泯其善也人臣任國家之事勇往直前不  
効則以死謝國人前不微功後不避罪士君子當  
如是矣嗚乎後世安得有臣如子反者與之言朝  
廷之法哉

高氏曰凡楚師之敗必兵法行于主將而死之春

秋之世楚實強於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子反柏舉之敗殺瓦逃刑而奔鄭至于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于主將者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悉皆踵之端可爲鑑高氏此言乃國家興亡之大係百世不易之道也

秋公會晉侯

厲齊侯

靈衛侯

獻

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不見公

沙隨宋地左傳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穆姜送公而後逐二子公以晉難告

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郤犇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

不見公

鄆陵之戰伯主親御戎車乃上卿乞師而魯侯不  
會雖云有內難然遣大夫將一旅以赴師期胡不  
可而竟無一人以應晉能堪乎 機既發內難未

寧則討僑如以靖國人晉將自諒乃自憂徂秋從  
容于沙隨之會雖微宣伯之謀郤犇之譖亦難免  
于晉厲之疑矣不見之辱魯實有以致之未可全

罪晉也然晉之所以不足服魯者沙隨之會齊侯  
衛侯從容於壇坫之上宋且以一華元畢事晉皆  
不問乃獨罪魯乎信譏而辱諸侯晉之不直其亦  
誰能說之故晉之不見不足辱也雖然國耻足以  
振之物耻足以興之乃不能感奮興起而徒仰息  
于強國用事之臣夫亦無所不至矣胡傳擬之大  
勇浩然之氣塞天地殊爲不倫

公至自會

公以僑如之故前失期於鄆陵後見辱於沙隨則

猶至也。可但已乎。而况乎國刑之宜。伸禍本之當除也。

公會尹子

武晉侯

厲

齊國佐邾人伐鄭

林云於是始以王臣與伐

晉不能治鄭始借力於王臣亦可知王室之足以服天下矣。王室自有威靈不能自用而徒爲強諸侯所役積漸之久至于假之不威而王室與伯主俱盡可嘆也。春秋書之一以示王室之尊一以著晉人之罪。

不見公不諱雖以晉不足爲魯輕重然在魯則當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有發憤自強之氣乃沙隨不見之後尹子會伐之  
前漫然無所處分雖親從事於戎馬其誰信之不  
待僑如之譖而晉不甘心矣且諸侯莫在而魯獨  
往內難方殷卻諛方甚惟以僕僕道路爲求悅晉  
侯之計而不知其終不免也魯之委靡若此春秋  
且如魯何哉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不與負芻之有  
曹也是爲曹伯而已矣

負芻弑君晉既執而歸命於天子受而戮之以示  
天下更立曹君則廢置之權猶自天子操也奈何

逾年王竟無如曹伯何晉於是益蔑天子謂子臧  
反吾歸而君而負芻歸矣晉侯欲執則執欲歸則  
歸天子不自有其權非獨諸侯之罪也春秋一則  
曰歸于京師再則曰歸自京師夫子且如王何哉  
或曰晉文公不返衛成公乎與此奚別焉是不然  
晉文歸衛成于王蓋欲王殺之也襄王曰君臣無  
獄君臣獄父子將獄爲臣殺君將安庸刑余何私  
于衛侯晉文不能奪竟歸衛侯蓋襄王歸之也晉  
厲執曹伯蓋亦欲王殺之也殺人者怨讎之事也

晉厲不敢任而歸之于王王自不惡于篡晉亦何  
苦不爲其德失其所以御諸侯之具而徒望諸侯  
之歸命又奚可得邪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若邱

晉地季孫執不致不佯謂壓于

公且既及晉御肇盟矣可不致也

季孫之執以御肇之譖也是固然矣乃季孫爲社稷臣既不能防微于先事使僑如得奮其詐謀毋亦季孫有以授之口實邪沙隨之會不執者魯既有詞晉人但以不見示意乃魯終不討亂臣雖從

于伐鄭晉人猜之矣若邱之尋蓋自取之也然晉所以不得爲伯討者不以鄆陵同仇責魯但信強臣之一言而千乘之上卿執則執釋則釋義無所歸是爲可恨耳經書執季孫行父晉之暴魯之弱兩俱見之書舍之于若邱又非執言討罪之舉其失益遠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亂君母于國政外結強臣內挾君上恣橫無忌如之何其能堪之然而竟使逃死則魯人爲無

刑矣季孟專魯政是魯腹心之疾不可不去僑如  
挾母氏之力借大國之勢欲去其所忌但世未有  
亂國之臣能爲鋤奸之義者假令季孟去而僑如  
之患方大矣當時之計宜執僑如誅之以正其構  
陷大臣之罪卽以僑如之所藉口者明示國人而  
收季孟之權還之公家季孟方有晉討且行父老  
臣獻子賢大夫必無敢不從一舉而兩得之失此  
不爲因僑如之故而益昵季孟不知僑如去而季  
孟益無所忌矣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

伯國之君執諸侯之上卿果其有罪顯戮于會以警人臣之不忠者誰敢不服乃忽焉執之忽焉盟之若之何不短士大夫之氣而傷諸侯之心以此求伯不亦難乎若季孫行父者爲千乘之相無資身之策微俸一盟以偷餘息則可矣其如辱國家何彼卻犇何爲扈盟何義經書之蓋兩責之也

公至自會

會人而卿得執卿釋而君得至是魯而已矣此會

伐鄭也而以會致諸家以爲伐事不成是也而未  
盡也於斯之會蓋有尹子存焉而魯卿執晉人恣  
行尹子如無夫且不有天子何有於魯乎春秋所  
以討晉之惡者蓋有不止爲魯已也故會者會尹  
子也致會者存尹子也

乙酉刺公子偃

初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請返而穆  
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日

女不可是皆君也季孫既  
及卻犇盟歸刺公子偃

公子偃雖未必有竊國之心然爲奸臣所奉爲穆  
姜所指國家亦安能容此爲國人之所屬目也刺

之亦未爲過但僭如首惡而僅逐不與偃同刺則輕重爲失刑耳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傳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經不書救晉是無取也伯主而爲鄭人所侵其何以示諸侯是故知鄢陵之威不足以懾鄭而伯之道思過半矣

夏公會尹子武單子襄晉侯厲齊侯靈宋公平衛侯

獻曹伯成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鄭地林云言同盟尹單與盟之餘也

以天子之命卿臨之而又尋盟則二卿無董率之能諸侯無尊王之義而王臣失體矣不言諸侯以有尹子單子在也不言尹子單子不與二子同盟也諸侯懼貳則有盟若王室則諸侯無不當服從安所事盟必以盟爲固者然則不盟是不固也故凡王室之人下盟皆最無識者也

秋公至自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牽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

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遷夫人所  
之日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魚國子知之壬  
寅別鮑率而逐高無咎十  
八年齊殺國佐即國武子

一婦人內亂大臣不安其位殺戮相尋故爲國者  
不可不謹於閨門之內也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云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以用郊  
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以極重之典爲極褻之舉不敬於斯極矣欲爲則  
爲不必合禮不必合時故曰用人享之說三傳俱

無之胡傳不知何據

晉侯厲使荀瑩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襄晉侯厲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人

邾人伐鄭左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十六年秋尹子會伐鄭矣夏尹子單子會伐鄭矣

此則單子又會伐鄭矣三勤王卿不能治一小國

安以王爲所以然者王非能討有罪爲晉役耳晉

非能奉王命假之以挾鄭耳晉不願襄王靈避楚

而還王亦不以襄威爲耻此一役也王室陵替鄭

之罪不可勝誅而諸侯皆不能辭咎矣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禮頌云下十二月丁巳朔則十一月無壬申杜亦

云日誤是也

此亦公孫嬰齊也如仲嬰齊亦書公孫雖云人有同名然知先死者誰邪於是知兩族原有辨聖經本無意而後儒好多事耳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定公卒宣公登立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厲公欲殺卻氏卻錡聞之欲攻公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嗚呼卻至其可謂純臣也已知死而不敢避難有黨而不敢逆君有臣如是其可誅乎三卻用而郢敗楚三卻死而匡麗禍晉世臣之於國家其輕重何如哉書曰晉

殺其大夫蓋亂政也

三郤之敗道多矣豈皆昏于利而不自覺歟彼固  
自以國之大族與君存亡君卽我我卽君一體無  
間諸可肆意爲之者皆無顧忌豈知禍發於所忽  
而二三嬖倖遂制其死命哉宋劉義康之敗其道  
亦如此彼自以天子介弟至親無間凡所以恣橫  
而無簡制者皆以自明其親親之意豈敢有心以  
干國紀而不知人主不察其情固已側目待之矣  
嗚呼君臣之際難言哉乃知爲人臣子勲庸骨肉

皆無足恃而細行必謹是以翼翼小心詩人之慮遠也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嬖臣何大夫之有然既以之爲卿矣則是其大夫也殺胥童者樂書中行偃經不曰晉人殺其大夫而曰晉殺其大夫何也樂書中行偃非能爲逆也晉厲無道尸三卿而執二子大臣人人自危遂生禍亂童之死厲爲之也卻不誅童不卿書偃

不執則童不殺厲亦不死童死而厲殺誰則使然  
事關國政與尋常相殺者不同故不目其人而以  
國者以晉國君臣之禍厲爲之也

以下文欲厲稱國之事觀之則

此亦志晉亂耳稱國不必皆國討也

世卿大族位尊權重故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小人  
不自度德量力介一日之勢欲剪除之以自爲富  
貴計不死何俟若君人者不深惟事機多方操縱  
徒欲以一切束攝之法繩之使人人俛首惟吾刀  
鋸斧鉞是聽是秦皇帝所不能行者而可以爲馭

天下之術乎自古帝王必嚴馭朽之戒勝予之防  
非其威之不足正謂威有時而窮有若此者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厲公弑悼公周立上兩書晉殺其君此見國

必有亂政而後  
君近於死亡也

弑州蒲者樂書中行偃然書曰晉弑其君何也罪  
晉人也州蒲之執在去年十二月歷時不爲不久  
而爲之臣者無及於難也當時晉之世臣如韓厥  
等與樂書中行偃皆勢均力敵之以相制竟坐視  
莫救雖曰州蒲無道然旣食其祿又安得老牛視

之乃終無一人起而問之者則是利譽偃之爲一人有同心然後二人知衆意之所在而安意行之使當日有臣如范文子厲決不死卽死亦必有如孔父仇牧以身殉之者則又安得獨罪二人邪嗚呼晉厲伯國之君也一旦身弑至比之屠一老牛而弑之者安然無恙舉世不以爲異則君臣之道喪也極矣

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人殺其君杵臼皆人爲之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晉殺

其大夫胥童晉弑其君州蒲皆國爲之人爲之者  
亂作在下也宋昭雖無道六卿和公室之後亦可  
以相安矣而宋人有易主之心宋鮑懷竊國之計  
必危其君而後已故稱人者以弑君殺大夫皆宋  
人之志以罪宋人之包藏禍心結黨而仇君者也  
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宋人之謂也國爲之者  
禍生自上也晉厲雖無道威福在手未有敢生心  
者迺自屠其世臣開巨室之孽不能存士燮所  
死之忠且誰不爲卻錡救公之計故稱國者以弑

君殺大夫晉之君臣俱在禍中以罪晉人之不能  
守信違禍聚黨而爭命者也詩曰民之無良相怨  
一方晉人之謂也宋之禍是謂君失權晉之禍是  
謂君棄國使宋昭早能覺悟執公子鮑戮之可以  
破散羣翳引罪責躬反側自定是猶可及止也晉  
厲舉事一錯不可收救譬如一縷引萬鈞于深淵  
之上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矣昭以閭孺亡厲以  
愚悍敗宋怨昭請責之以奔魯之子哀晉怨厲請  
責之以俟死之郤至則若輩之樂災幸禍甘與君

父爲敵皆不容以君之無道借口矣春秋本事揆情故有稱人稱國之分以昭鑒戒非有所輕重于亂臣賊子也嗟乎宋鮑篡而穆襄之族安晉悼立而八卿之勢固而不仁之君徒自殺其身而莫之恤亦可少警哉

去年經書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初四爲庚申則正月不得復有庚申意者此年閏月所謂歸餘於終者乎

晉厲既弑樂書中行偃使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人言強臣難制至如樂書中行偃者挾震主之威驕援立之德周子以童稚之年數語而強臣無不心竦顏汗晏平仲之論陳氏曰惟禮可以已之於此益信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爲慶氏之難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國佐殺淫亂之人竟以殺其身不可爲之事不可居之功古今所諱可嘆也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辭君也

先諸侯而親附之者不過欲徼晉人之歡耳卽晉之待魯隘於後至之諸侯有志之士猶鄙而不爲况不必然邪晉雖伯國悼公於時總十四齡耳干乘之君立國有體况成已在倦勤之年亟往朝之不以爲耻魯秉禮之國羞惡之心似此人獨薄

夏楚子

共鄭伯成

伐宋宋魚石復之于彭城

宋邑左傳夏六

月朔伯段宋遂會楚于侵宋納宋魚石向爲人  
鱗宋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有國家者不務正義而欲以強力挾人以崇奸慝  
未有能濟者也若魚石者本以蕩澤起爨許華元  
討之華元負而逐之寄命他國終身不敢謀宋之  
奴隸宋人必有察其情矜而復之者不然委身異  
國亦無不可奈何不勝忿恨之心以與君爲難君  
可讎乎李懷光忠憤之臣也舉念一錯身戮名辱  
爲千古恨皆富貴之念誤之也傷哉

胡傳云此伐宋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 三  
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納之正也諸侯  
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語  
意甚緩絕無嫉惡之意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兩  
言而是非定矣何暇分別諸侯大夫之世不世乎  
崩殯以世子奔吾未見趙鞅納之爲正也劉敞謂  
不與納故不書納亦非魯納子糾楚納顛子晉人  
納捷菑楚納公孫寧儀行父誰是與其納者而皆  
書納何也

公至自晉

晉侯悼使士匄來聘

左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晉悼修禮於諸侯不以大國凌人與人當如此矣

秋祀伯

桓來朝

八月邾子

宣來朝

築鹿囿

高氏曰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是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許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于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公少年卽位制于強臣逐歸父而父子之恩薄作  
邱甲而取民之制亂盟嬰齊而諸侯之體褻辱沙  
隨而閨門之醜彰歸汶陽田而守土之氣衰送晉  
景喪而朝聘之禮壞一生僕僕奔走曲意承人而  
已魯以相忍爲國也而成則忍之甚矣是時政逮  
大夫權非已出雖極力收拾猶或難之况成復無  
意乎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

如晉告急韓厥子爲政已成伯安疆自宋始矣晉侯救宋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

晉侯

悼

使士魴來乞師

楚鄭之罪不可不治此舉自不可少晉侯少年初立威信未孚而修禮于諸侯是爲能用諸侯此亦乞師也可言自反而不縮乎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

悼

宋公

平

衛侯

獻

邾子

宣

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宋地左傳謀救宋也宋人解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晉侯新立而能爲此會亦足以爲伯主矣天下事不在奇異當其時而已

春秋左傳

卷之三

十三

丁未莖我君成公